

新
感
觉
丛
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qingchun youyu

青春忧郁

王干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王干 著

青春忧郁

qingchun youy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忧郁 / 王干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新感觉丛书)

ISBN 7-214-03224-4

I. 青... II. 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6213 号

书 名 青春忧郁
著 者 王 干
责任编辑 厉 玲
责任监制 陈晓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印刷制版厂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插页 2
印 数 1—5125 册
字 数 128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224-4/I·110
定 价 11.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新 感 觉 丛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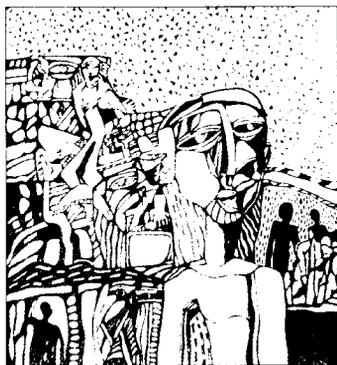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房玲

封面绘画 王汇



王干，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曾任《东方文化周刊》主编，现任《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写作评论、散文、小说100多万字，著有《王蒙王干对话录》、《南方的文体》、《边缘与暧昧》、《另一种心情》、《清夜思》等，策划过多种文学刊物。

插图 ©王汇
装帧设计 ©刘亭亭



目 录

感受生命

- 1 / 感受生命
- 10 / 啊!足球
- 18 / 水做的,也是冰做的
- 21 / 知青饭店
- 23 / 世纪之音
- 24 / 窗外的歌声
- 26 / 青春忧郁
- 28 / 灼伤的风景
- 30 / 三个穿灰色大衣的人
- 31 / 另一种噪音
- 33 / 城市上空的蜻蜓
- 35 / 情调
- 37 / 梦无假
- 39 / 路过鼓楼
- 41 / 初吃河豚
- 43 / 云南四章
- 50 / 说“第三者”
- 53 / 友谊比爱情更广阔
- 55 / 电脑与手迹
- 57 / 人机大战的警示
- 59 / 说谱
- 63 / 谁在说话

追忆

- 68 / 追忆早逝的诗人
- 75 / 关于样板戏的两种回忆
- 83 / 我的小说家梦
- 88 / 青创会
- 94 / 难忘《长恨歌》
- 101 / 稿费的故事

gǎnshòushēngmìng

感受生命



◎ 感受生命 ◎

疾 病

很多事情是你想不到的，疾病是你想不到的，它侵染了你的时候你想不到，你想不到世界上还有疾病这种东西会与你发生联系，等你发现它与你发生联系时，你已经是一个病人了。其实，疾病是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的，疾病依附在生命之上，有生命才有疾病，没有生命就谈不上什么疾病了。没有一个全无疾病的人，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有点大大小小的疾病，只是部位不同、程度不同而已。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人类始终是与疾病为伍的，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与疾病为伍的，正因为有了疾病和死亡，人类才成其为人类，生命才成其为生命，人类才格外珍惜生命。倘若没有疾病造成的死亡，人类的欲望就不会受到最有效的抑制。要是当年秦始皇的仙梦成真，我们很难说是不是还在秦王

朝的统治下挣扎。慈禧“驾崩”之后，辛亥革命的火焰便摧枯拉朽般焚毁了黑暗的满清帝国。疾病让生命受损，死亡令伟人抱憾，但疾病和死亡同样会以大自然的法则清除罪恶和灾难。疾病对善恶、美丑一视同仁，积善有益于心灵健康，作恶未必就殃及身体。等我们发现疾病是与生俱来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病人还是人，还是完整的人，还是真实的人，不是异类，更不是敌人，它是人多重形态中的一个层面而已。坦然地对待疾病，不仅是患者应有的心态，也是健康人的健康心态。

病 区

病区是连接患者、医生、护士、家属、探视者的一个枢纽，病区里集中了医院的所有表征。一个没有病区的医院只能叫门诊部。现代医学的精华可能在实验室里，现代医学的实用性和社会性全方位地体现在病区里。我以前对病区全无概念，只觉得它是一个神秘的所在。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小社会，要表现这个小社会有待以后用小说去多层次地描述。这里先说一点最直观的感受。

住院有时会产生一种服牢役的错觉。这种错觉并不是说病员丧失了自由，住院者并不要求太多的自由，他对失去的自由便没有什么知觉，而是缘于医生护士们称呼病员的方法，完全是监狱式的，她们对病员都称编号，比如我睡8号病床，护士就叫我8号，我听了心里有一种很古怪的感受，我想我是有名有姓的人，是个有个性、有特征的人，怎么在换了一个环境以后就被浓缩精简为一个阿拉伯数字呢？记得在中学听一个当过右派的老师讲，他在劳改农场当“犯人”时，就是64号，所以这位数学老师一见到或一听到这个数字，就会不

由自主地看一看周围有没有人叫他。可病区的管理也有它的难处，“铁打的病床流水的病员”，她（他）们没办法记住病人姓名，叫数字是最简捷而有效的方法。这是最科学、最能避免失误的办法，中国人姓名同姓同名太多，名字相近、相似者更是随处可见，倘若用错了药、打错了针，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可编号的方法毕竟少了些人情味，能不能有一种既科学又富有人情味的新的方式？因为现代医学早就证明，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二者缺一不可。能不能在病人住院伊始就在心理上给予一个温馨的宽慰呢？

病区的作息时间非常严格，几点服药，几点输液，几点量体温，几点查房，几点探视，几点休息，都是雷打不动的，医生护士对自己要求严格，对我们也不例外。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起床后叠被，那要求跟部队营房是一样的。我平常在家或出差懒得叠被，可住院以后不行了，护士们要求把被叠得规范，我起初不会叠，总是等护士来叠，可后来发现整个病房就我一个人没按规范叠被，只好从头学起，遗憾的是到现在我的被还是不符合要求，幸亏是住院，要是进营房当兵，早就被“班长”“退货”打背包回家了。

病区除了让人有牢役、军营两种错觉外，还有进学校之感，能接受新的知识。这些知识是我们平常接触不到的，即使接触到了也不会用心去听去学习，比如有关人体的常识，有关血液、心脏、肝、肾各方面的知识，有关养生、健身、延年的学问，由于人在病床，听起来格外亲切，也格外用心。这些方面的知识不仅是医生、护士传授给我们，同在病房的病友们也各有所长，相互交流也得益不少。除了医学保健方面的知识外，还会接触到新知识和信息。病员来自各行各业，大家在各自

的单位和专业都有新的见闻和新的见解，闲谈时会很自然地“倒”出来，无意中长了见识。和我同一病房的老刘在索马里干过“外援”，他对索马里的风土人情非常熟悉，他给我们讲述他撤离索马里的经过更是悬念迭起，真可谓虎口余生。他的经历让我觉得我们虚构的很多小说实在是苍白无力。

这时，你觉得病区是一家旅店，住院是一次特殊的旅行。

身 体

人在病中觉得健康太重要了，什么最好？身体最好。只有住进医院你才会感到健康是人最宝贵的财富。

人们往往在失去时才知道珍惜。

珍惜我们的身体吧，这比珍惜生命更重要。生命是抽象的，而身体是具体的，它具体到每一个部位，每一根关节，关系到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身体把生命演绎为一个个乐章，而这乐章的每一个音符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演奏。平常我们喜欢说体验生命，其实那是在实现人生的价值，是将生命这具血肉之躯放到功利的天平上去“体验”的。躺到病床上，医生护士动用各种设备和仪器对你的身体进行一系列的物理性、化学性的功能检查时，你才有机会体验一下自己身体，当你发现以往被我们文学语言神话了的生命是如此抽象枯燥时，会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我们的生命可以用一大堆冰冷的数字来代替、计算，我们的身体由一大堆零件组装而成，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思想、我们拼命奋斗的伟大价值和理想竟是受制于这样一些我们不屑的物质和物质化的指标和参数，会有何

样怪异的感受。

伟大而渺小的人，伟大而渺小的灵智。

健 康（一）

并不是每一个健康的身躯里都拥有一种健康的人生，就像每一个健康的身体并不代表健康的心灵一样。有时一些不太健康甚或颇为病态的人往往拥有超常的思想和奇异的灵魂，写出《追忆逝水年华》这样传世之作的普鲁斯特常年患有哮喘，写出《城堡》这种惊世骇俗名著的卡夫卡是个结核病患者，而我们尊敬的鲁迅先生生前的健康状况实在不敢让人恭维。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用今天的词说是残疾人，可他的心灵是那样的健康，他的世界是那样的宏大。

也不是说病态的身体就一定成就伟大的思想和超凡的人生，疾病也同样能产生病态的人格和病态的人生。人类的很多灾难和祸害都与这种病态有关，人在病态时会有无数愚蠢而残暴的想法和举动，监狱里的罪犯无不患有生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倘若普通人的病态尚不能对人类造成巨大危害，如果是一国之君或是一族之长的病态影响到他对国计民生的决策，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昏聩的帝王往往有一副病入膏肓的皮囊，残暴的君主都免不了心理的阴暗和精神的变态。

可见健康与否对人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它只是对人制约诸多因素其中的一个方面，它和其他因素综合在一起产生的合力才会把人推到某种极致。

健 康（二）

健康是一种指数，是一种平均值。我们今天说某

人健康其实凭一种感觉,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健康是一大堆符合规范的数据,你的心跳、体温、血脂、血压等等必须在那个指数的上下浮动,否则便是不健康的症状。判断健康与否的指数并不是上苍所定的,而是大多数人的生命机体各种数据的平均值,这种平均值是对生命指数的一种抽象,然而这种抽象落实到每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生命形态上又显出它的可疑来,没有哪一个具体的人的体检数据能够与那些数字吻合得天衣无缝的,他总会在哪一点上与哪个“标准”有差距,而这差距从医学角度看就是“有病”。也就是说真正纯粹的百分之百健康的人并不存在,所谓的正常其实是集无数个不十分正常的人的混乱数据的一种中和反应。

健康是一种形态,生命又是一种形态。生命不等于健康,健康也可能没有生命力。健康是抽象的、科学的,而生命是具象的、感性的,健康是普遍性的原则,而生命是个性的存在。生命总是以不规则的状态向前发展,在大自然中人们不能找到两片相同的树叶,在人类找不到两只完全相同的指纹。对于人的指纹,现代科学可以找到它的很多共性,甚至可以借助指纹的种种变化来确认人的疾病所在以及病因,可人类永不雷同的指纹便使那些关于指纹的科学论说显得有些机械。

事实上,人更多的时候是处于那种既非健康又非疾病的“第三状态”,这“第三状态”是现代病、城市病、文明病,因为在现代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并不需要像在农业社会或前工业社会在工作时保证充分的体力和充沛的精力,生产的机械化和程序的电脑化,萎缩了人的肌肉,也萎缩了人的健康。在农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里带病工作被视为一种敬业或老板的残忍,而在现在,带着不健康的躯体到单位上班丝毫也不会影响工作,

因为大多数的工作并不需要体力和健康的体魄(那些野外作业的工种除外)。繁重的劳动量在某种程度上刺激着人们的健康发展,而轻逸自在的工作方式反而钝化了人们机体的活力,久而久之形成某种惯性,人们便习惯在“第三状态”滑行,并认为这样才是健康的。

健康的含义有时就是这样被篡改的。

不过也不要担心这种文明病,这种文明病的发现和确认首先是借助人类文明的成果进行的,只有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和极限才有可能产生文明病,否则那些在文明出现之前的疾患只会被遮蔽而得不到命名。事实上这些疾患的出现(更多的是发现,很多疾患早已有之),这些扰人的现代病、文明病和城市病并没有影响人类的健康和寿命。现在能够说得出名目的疾病种类显然要比一个世纪前要多得多,可人的平均寿命却没有比一个世纪前减少,反而有了惊人的增长。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人在发现更多疾病的同时发现更多通往健康的渠道?亦或是在人发现更多健康的方式的同时发现了新的疾病的存在?健康和疾病是如此的密切相关,共生共长。有时真让人弄不清楚我们是比过去活得更健康了?还是不健康了?也难怪我们常常在唠叨过去的身体是如何的健壮、如何的抵抗力强。

营 养

营养的概念与现代医学有关。在饥馑的岁月里,医生对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开出营养不良的诊断。充分的营养确实是健康的首要保证,营养匮乏的机体最容易遭受病毒的袭击。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生活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叫汪玉贤的名医。他的特长是为患病孱弱的儿童割“观音腐”,那些儿童大多长期低烧、面色黄

黑、不思饮食，汪医生在他的手腕割去一块皮，过一阵那孩子百病消除、健康如常了。多年以后我重返故里，碰见年老的汪医生，便寻问他是否还割“观音腐”。他说早不割了，现在孩子营养那么好，怎会要割“观音腐”呢。原来这“观音腐”并不是什么病，而是那些乡村的孩子由于自幼营养缺乏，身体机能下降，转为拒绝营养，因而百病滋生。汪医生割的部位实是刺激胃神经，恢复机体对营养的吸收能力，一般家长在孩子“手术”后都会做些鱼肉蛋这类营养丰富的食物给孩子吃，所以小孩恢复得特别快。

毫无疑问，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充分的营养往往会成为医治百病的良药。然而在那贫穷的岁月里，谁也没想到过分的营养也会成为疾病的温床。今日城市人的很多疾病都与营养有关，不是匮乏而是过剩，是俗话说的富贵病。不用说那心血方面的疾病，光是方兴未艾的减肥运动就足以说明人们今天是怎样憎恨脂肪这营养的外化物。有资料统计过，人的平均身高在增加，没有看到资料说人的平均体重在增加。可有一则资料报道说上海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属肥胖（超过标准体重），可见人的体重增长要比身高快得多。

营养开始成为人的负担，人们在得到美食的愉悦之后，又不得不与这些美食中的高蛋白、高脂肪、高能量作“斗争”，通过运动或药物来消耗这些热量和营养，以防它们淤积、沉淀在体内，从而带来那些讨厌的富贵病。

于是营养的概念在发生变化，大鱼大肉不再是人们羡慕的食物，人们明白山珍海味也未见得就比青菜萝卜有更多的维生素，以致一度出现市民们争买有虫眼蔬菜的趣事。那些以前视为没有营养的食品成为新

的绿色食品,那些从前视作粗粮的杂粮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佳品,那些粗纤维的草类、那些被遗弃很久的食品重新回到了我们的餐桌上。这一次不是抚今追昔、忆苦思甜,而是为了健康地生活。



< 9 >

青
春
忧
郁